



史之全錄也。漢魏晉唐各代。皆以國史。而

漢文。亦以國史。而漢魏晉唐各代。皆以國史。而

漢文。亦以國史。而漢魏晉唐各代。皆以國史。而

漢文。亦以國史。而漢魏晉唐各代。皆以國史。而

漢文。亦以國史。而漢魏晉唐各代。皆以國史。而

漢文。亦以國史。而漢魏晉唐各代。皆以國史。而

漢文。亦以國史。而漢魏晉唐各代。皆以國史。而

漢文。亦以國史。而漢魏晉唐各代。皆以國史。而

龍文集卷第六

清河內史



者既集而登遐未有為燕周有言我試妄言之子試
妾聽之彼之有無蓋難以理求我之妾聽顧可以言
寄之遂為頌云爾

郊間人

王子喬

玄洛

孔仲尼

北疑僊人

大勝山上女

李少君

梅福

張招

左元放

劉根

黃白巖

費長房

何女子

焦生

鮮卑務塵

韓衆

夷門子

林陽子

任作子

鬼谷子

淵哉郊間懷寶探薪媚茲汜陽常道是黃俯翼遂周
携手入秦遺物執一妙世頤神思我玄流浩若無津
王喬淵嘿遂忘潛輝遺形靈嶽顧景亡歸變彼有傳
與爾翻飛象雲儵忽飄飄紫微
玄洛妙識飢餌神穎在陰儵逝即陽無景逍遙北嶽
凌霄引領揮霧昊天含神自靖

孔丘大聖配天弘道風扇玄流思探神寶明發懷周
興言謨老靈魄有行言觀蒼昊清歌先試丹書有造
茫々九疑登暉太素有漢登聞神具爾顧發彼靈丘
聿來載步昭我則歌永日既作

大勝之域厥猶翼、降宮有和、紉符帝側、揮杖指辰、
音頽息苕、玄石在彼峻極、

君善祠怡爾、豐顏俯覲、劉漢所接、姜拒武宴、安期
巨棗為飡、神光攸往、后来其嘆、

在漢之哀、頽火炎精、梅公指景、有皇遺形、逃彼文辭、
昏此洞庭、神輝絕景、豈外北冥、

張招澄精、妙思玄芒、則是神物、錯綜微章、乃幽乃顯、
若存若亡、因形則變、攸忽無方、

生在清純、放情玄昧、在物淵沉、汙虛攸遂、酒清一壺、
百朋具醉、有命集止、乘龍來萃、載見君子、言觀其蔚、

劉根登嵩、遺世盤栢、形委服容、口馱瓊蘭、挹彼呼翕、

為爾朝浪、景絕巖穴、光茂雲端、

伯嚴志道、翻飛自南北、食中嶽、練形嵩、吟奔星、凌顏

采光垂陰、雲晴九握輝、盈襟

長房有懷、承師問道、蒙陰洪海、晞心玄浩、將登蓬萊

祚爾難老、嘉命既錫、如何勿考、

逝矣何如、芳靈既凋、安寢曾丘、遊魂清霄、喪魄載營

大墓崇朝、玉趾再步、於焉道遙、

焦生北居、在河之東、皓襟解帶、嘉卉結容、願神太素

淑思玄冲、在彼黃堂、明道固窮、

北狄務塵在彼沙漠含和自願靜居有怡自彼王庭
聿來伊洛天子命之載見紫閣
衛矣終化靈毛揚葩慎爾真心不社來荷靡之夷門
體道含真食茹靈卉凌雲願神
林陽餌車明視聰耳壯子既浪步晞于里任祀凱入
輕雲揮止移形善變載坐載起
悠々鬼谷永言潛止要終有集消生無始綢繆方平
在彼二子芬響蘭揮有來盈耳

盛德頌

余行經泗水高帝昔為亭長於此瞻望山川意有恨

然遂奏章以通情焉并為之頌云爾

晉太子舍人冀王臣雲稽首載拜上書皇帝陛下臣
雲頓首死罪伏惟陛下紹軒轅之教哲越三代之高
蹤膺有聖之玄景誅生民之上略秦政肆虐漸豐生
民在昔上帝乃眷多方肅雍寶命鑒民顧天思文敷
聖以宅神器六合焱駕八荒錯企皇居於阿房倚
逸康於九野謀猷回適夫人匪祚乃茲斯國授漢于
夜京是以先詔五緯華太素神以哀弼底命丹野北
垓關授命之符鈞天清建皇之鑒陛下螭蟠泗水龍
躍下亭慶雲徘徊紫塵頌灑皇威肇於斷蛇神武基

於豐沛掩四維以蓋天靡玄謨以闢宇華宮山藏玉
堂海細雲蓋景陰金門林慙披足崇長揖之賓吐浪
納獻規之客玄猷上通德輝下濟仰翰雲禽俯躍魚
鱗是以四海之內莫不企景嶽以接羣望廣川而鱗
集乘山涉水現險若夷奔波闕遠思效死節乃鳴鸞
在衡奔驥服輅良平風栖信布虎據豪雄凌暴於外
竒謨補闕乎內威謀兼陳智勇必效乃凌河海河海
無梁乃仆高山嶽華不重三秦席卷項籍灰分逋虜
霧散遺寇雲徹泛時雨以清天洒在塵以肅地響於
川與竦峻蓋於蒼昊功濟宇宙德被羣生天人允嘉

民神協愛歷藪在身有命將集而陛下猶復允執高
讓成功靡有普天歸德羣后固請然後謁天皇於圓
丘廵萬乘於帝室卒土離暴秦之亂臣妾蒙有道之
惠戒羗蠻夷之虞雖趾肅慎之國莫非帝臣魏之蕩
蕩蓋天臨地自啓闢以來有皇之美未有若聖功之
著盛者也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以鄙倍文武
無施忝寵本朝承乏下位而臣違愍自西徂東行邁
攸止路經泗水伏見史臣班固撰錄聖功竊承陛下
扶桑始照天暉未融之日嘗臨御此川於是即命舟
人弭楫水止瞻仰山川舊物不替永惟聖輝罔識所

憑遠眺爾全感物興哀終懷靡反俯心遐慕臣命遠
千載之運身生四百之外恨不得役力聖明之鑒寓
目風塵之會揮戈前隊待罪下軍抽鋒咸陽之關提
鉞項籍之領痛不自悼不知所裁行役之臣牽制朝
憲雖懷彷徨主事靡盬肅將言邁實銜罔極臣聞遊
魂變化神道無方雖聖靈登遐降陟在天連光五精
流輝太一或冀神輿降觀薄倚五服時邁玉輅言巡
茲邑是以下臣仰瞻紫官俯要悅愜愚情振蕩靡審
所如不勝延頸紫微結心閭闔之情謹住水濱拜章
傳愚臣雲誠惶誠恐頓頓首首死罪死罪稽首以聞

臣雲言臣聞歌詠所以宣成功之烈詩頌所以美盛
德之容是以聞其音則重華之道彌新存其操則文
王之容可觀未惟陛下聖德豐化比隆前代元勳茂
功超蹤在昔故詩歌之所依詠金石之所揄揚者也
臣謹上盛德頌一篇雖不足以仰慶天高伏測地厚
貴獻狂夫區、之情臣雲 晉太子舍人臣陸雲上
於皇漢祖纂胄有唐平章在昔文思百王丹輝極列
火精幽光爰茲聖緒頽維弛強靈曜熠燿濟景挾桑
則天未墜重規是蒼其規伊何橫乾作峻厥德不回
矩地能順憑河拓景襄岳殷韻龍章景偉虎質碩變

有秦不競周極黔首震驚予師思處神住上帝曰咨
天鑒有赫乃眷伊漢此惟予宅明、聖皇既受帝社
雲騰下邑風駭泗水仰鏡天文五緯同啓俯察雲符
神母爰止思文聖王克廣克迺威凌群桀德潤諸華
爰祀天神天人攸嘉爰輯莖徒所和既和既順
乃矢德音豐沛之旅其會如林朱旗虹起彤祿電尋
旌師蕭曾撫劍高吟无戎薄伐時圓不羸凌波川瀆
肆野陸沉咸陽克殄既係秦后載、阿房乃潛帝宇
矜穆聖皇天保攸定有項畔揆不式王命既愆黜我
西土於鏖王師遵時匪怒爰赫衆豐帝卷三夏禪、

戎軒矯、乘馬燹伐強楚至于垓下天誅薄糴暴藉
授首區夏既混宇宙蒙又肅、帝君魏、神器有皇
于登是臨天位繡文于常組華于敬明、天子有穆
其容至止鏘、相惟辟公宣聳路寢發號紫官頌此
愷悌以畜萬邦思樂皇慶協于時雍琴瑟在御大予
舞功越常委贄肅慎來王明、聖皇闔國乘制分圭
胙勞河山命誓禮律克彰典文垂藝有漢恢、疏罔
不替聖功克明九方孔安良宰內翰武臣外閑漸澤
冀域沾被戎蠻連光太素萬載不刊

祖考頌

雲之世族承黃虞之苗緒裔靈根之遺芳用能枝播
千條穎振萬葉茂衍固於三代響祀存乎百世豈非
皇慶之積祐神明之殷祥者哉在周之衰有鳩之後
將育于姜而貞龜發鳴鳳之非周史表觀國之繇故
能光宇營丘奄有東海支庶蕃庶而胤祚昌大矣適
世多難子孫蕩折逐于南土烈祖丞相邵侯顯考大
司馬武侯明德歆哲 雄特秀固上天所以繼跡前
期惠成顧者也是以有吳雲興而邵侯龍見遂風騰
海竭電斷荆楚運籌制勝底定經畧文德光宣武功
四克乃作台衡以御于王政天罔與先代比隆義問

與前脩接響固所謂汪汪浩浩不世出者哉武侯以
光遠之度襲重規之範宣朗之明照曾暉之景故寅
亮堰極則萬物淳耀緝熙有邦而宇內恪居及至中
葉亂曰虎臣緩援既集而大難時弭德濟封域之內
威揚函夏之表遂仍世作宰焜耀祖業車寶襲軌裘
不改帶元勳曷於先國洪烈著於隆家考德計功比
之前代未有茂於此者也是以小子敢慕徽猷欽述
芳烈雖不足以當朱弦之一唱發清廟之三嘆蓋爾
臣子之遺恩罔極之所處也乃作頌曰
態悠聖著上帝是臨世篤其猷平顯徽音神風往播

福祿來尋靈根既我萬葉垂林繁盛海竭穎寧漢陰
既曰寧止芳祐允淑乃涉斯淳降神有陸赫矣二公
應期載育明明邵侯允哲允謀睿心昭德叔問宣猷
如日之升如川之至炎精既頽黃揮曷煥光宅海邦
大造江漢王于出征二公斯難長驅致屆九有有判
咸出凶醜區域寧晏天祿未終大命有集卜食東夏
元龜既襲聿來聊宮作蕃舊邑公徒斯振帝旅凱入
於變時雍神道經始肅々九命未言徽止公拜稽首
對敷天子猗歟盛歟邵侯有作我考慕戎爰寃爰度
遠除尋軌崇基式廓昭明有家祖廟奕々中葉虎臣

稱亂西秦靈旆電揮伐鼓霆震會朝舉哀征不浹辰
遐風遠掃萬里無塵有族斯祐念功在茲衮衣之宜
遂作上司台光增朗方險載夷穆矣暉章有吳之旗
我祖我考受言歲之擘々藻裳再命同服駢々四壯
二世方穀分珪比瑞天秩底祿公堂峻趾華構重屋
昔在二伊于殷有聲在漢之興亦曰常平怕祖唯考
履貞大亨邈彼披揚追蹤阿衡駿惠雨施景潤雲行
洋々玄化功濟其民風馳海表光被嶽濱二后重規
世有哲人肅雍碩響萬載是振

張二侯頌

張氏之先蓋少昊氏之苗裔也其在春秋晉德方休而張老延譽爰暨有漢文成佐命初基司空揚聲於末葉流長祐遠世之侯輔吳將軍文侯遭季末雲擾遂避難于東有吳之興寔為謀主相即世援建太祖知命審于將萌先識鏡於未兆遂作上將輔成王業立朝無不易之方正色有犯顏之亮固所謂審王臣古之遺直者也奮威將軍定候明德光遠軌量弘濟文敏足以華國威畧足以振衆重規繼體而大業暉崇故休祚頻繁寵靈仍世天秩之體彌彰而毀盈之心茲冲用能保寵固世考終碩問蓋竹帛之所

光宣詠歌之揄揚也乃作頌曰

烈文遠相肇自上皇金天溥曜遂濟窮桑真人有作飛龍在天留侯載見階雲自淵即謀神造啓運妙玄有漢再命度邑于東其在中葉誕育司空邈矣唐陵有恭斯庸寧衍盈止世篤天祿神之聽思俾我戩穀繁過芳祐底之洪族既昌再惠音徽於穆二侯仍世雙飛堂之輔美抑之奮威如龍之躍如鳳之揮薄言戾止在彼紫微金邠分若四海畔換文侯乃顧妙世達觀逝彼塗方度茲江漢鳴飛遵海幸來有亂遭家不殲我明聖栢后肇揚侯承末命皇大丞哉天保

未定匪侯卹度宗緒孰正帝整我旅外薄四荒命作
惟師持惟鷹揚遂登上將亮彼大皇底邑胙土命珪
有璋蹇々我侯明發宿夜襲彼遺直興言有譽聿懷
秉忠王室之故猗與定侯祗眼清曜弈々瓊範玉潤
淑貌淵謂徃藏朗思來照曾是徽章再世被荷庸勲
開國明道隆家必々其芬淑問揚和有蔚其文如林
之華皇矣帝祚受言既崇女有行作合儲宮條延紫
極穎衍皇寧豐々定侯在盈思冲祗寵戒溢永懷慎
終重光並曜播我芳風

榮啓期讚

榮啓期者周時人也宜衰世之季宋當王道頽凌遂
隱居窮處遺物求己沂懷玄妙之門求隱希微之域
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不得而友行年九十被裘鼓琴
而歌孔子過之問曰先生何樂答曰吾樂甚多天生
萬物惟人為貴吾得為人矣是一樂也以男為貴吾
又得焉是二樂也或皆不免於繼緜而吾行年九十
是三樂也夫貧者士之常也死固命之終也居常待
終當何憂乎孔子聽其音為之三日悲常被裘帶索
行吟於路日吾著裘者何求帶索者何索遂放志一
丘蒺藜藜藪居真思樂之林利沙忘憂之沼以卒其

天年榮華溢世不足以盈其心萬物兼陳不足以易其樂絕景雲霄之表志濯北溟之津豈非天真至素體正含和者哉友人有圖其象者命為之讚其辭曰芒芒至道天啓德心自昔逸民遁志山林邈矣先生如翫之潛夷明收察臧跡在陰傲世求已遺物自欽景邈瓊輝響和絕音慙彼丘園研道之微思樂寒泉薄探春蕤鳴絃清泛撫節高徽有聖戾止永言傷悲天造草昧負道實嘉於錄先生既體斯和能罷作祥黃髮瞠眙耽此三樂遺彼世華翼彼蹈行吟以遊的之敬冕隄我輕裘未脫亂世受言一丘媚茲常道

聊以忘憂

嘲褚常侍

六年正月前臨川府丞褚老常侍君子謂吾如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所廢興也古之興王唯賢是與召望漁釣而周王枉駕審戚叩角而齊王忘寐委斯徒而縻好爵釋短褐而服龍章姬姜之族非無人也親昵之愛非無懷也取彼庸賤之徒登之佐臣之列故九賢翼世而有命既集五子佐時匡霸以濟夫唯能官人之所由也褚而大夫之常佐逮邦之賤司才則邵矣官實陋矣而爰出群萃超昇階闈雖文王登司

栢公取佐亦何以加之詩曰濟々多士文王以寧言
官人得才也褚常侍聞之喜曰君子之言豈虛也哉
吾得此足矣君子謂褚常侍於是乎不謙謙也者致
敬以存其位者也謙之不存德無柄矣世之治也君
子自以為不足故樽節以求後于禮敬讓以求安于
仁世之亂也在位自以為餘故爵豐而求更厚者
在位而隆而欲復廣世之治教恒由此作今褚侯蟬
蛻利木鵠鳴玉堂不庶幾夙夜允集衆譽而意充於
一善心盈於自足足則無求盈則戒不求則善遠之
無戒則惡來之亦何以為君子哉詩云戰々兢々如

臨深淵慎之至也褚常侍聞是言也懼謂之昌言也
而拜之君子曰褚侯其幾矣聞善而喜過又應之懼
嘉服義之賢而拜謹言之辱規同禹迹義均罪已君
子哉吳無君子斯焉取斯

牛責李友

天造草昧萬物化淳類殊族品莫尚乎人今子履方
象以矩地載負規以儀天該芳靈之疑素挺協氣於
皓玄故神窮來思洞無間踊翰財憤凌洪波吐事
辭則辨解連環于何不絕淵而躍照日之光使穎秀
賜谷景溢扶桑俯經見龍之輝仰集天人之堂雖子

之服既未而素今子之滯年時云暮而冕不易物車
不改度子何不使玄貂在弭華蟬 顧令牛朝服青
軒夕駕輶輅望紫微而夙行踐蘭塗 安步而崎嶇
隴坂息駕邳牧玉容含楚孤牛在疾何子崇道與德
而遺貴與富之甚哉日月逝矣歲聿其暮嗟呼季友
盛時可惜追良期於風柔競悲飆於葉落陳讜言於
洪範圍形於霄閣便景絕而音泯芬身荐而榮赫爽
子如不能建功以及時予請迹於批林之薄

陸士龍文集卷第六

陸士龍文集卷第七

晉清河內史陸

雲 士龍

騷

九愍

昔屈原放逐而離騷之辭興自今及古文雅之士莫
不以其情而玩其辭而表意焉遂廁作者之末而述
九愍商皇聖之豐祐膺萬葉之多福貞龍暉以底載
啓元辰而誕育考度中以錫命端嘉令而自肅蘭情
馥以芬香瓊懷皎其如玉希千載以遙想昶遠思而
自怡範方地而式矩儀穹天而承規結丹疑於璇璣

協朱誠於四時咨中心之信脩佩日月以為旗悲年
歲之晚暮殉脩名而競心你勲華之耿暉詠三辟之
遐音握遺芳而自玩挹浩露於蘭林陰雲紛以與靄
颼風起而回波黨明淫以惡美疾傾公之揚娥樹椒
蘭於瑤圃掩夜光於瓊華違貞心以誰忒毀玉質而
蒙瑕甘莠言而弃予忽遐放其若遺瞻前軌而我先
顧後來而駕遲遵荒塗而伏軾撫鳴鸞而楫悲感膽
烏之有集嗟離瘼之焉歸靜沉思以自瘁願凌雲而
天氣

脩身

逢天怒而離紛違時咎於惟塵端周誠以恪居祗後
命而自寅悲讒口之罔極高離情於參辰豈三錫之
又晞乃裔子於遐賔運羽權以涉江浮鄂渚而駕言
背夏首以窘逝兮沂行川而永嘆結風回而薄水兮
源波榮而重潤情懷眷以疊結舟淹流而中盤昶愁
心以自邁蕭榜入而曾驅詔河馮以清川命湘娥而
安流濟南詔以佇望野蕭條而振疇獸悲號以命旅
鳥在顧而鳴仇悲我行之悠々怨同懷之莫求發辰
陽而往彼緣湘沅而來假亦芳樹於縣車秣梁苗於
樊馬山嵩高以蔽景雲掩靄而荒野鳥拊翼於薨巔

水面波於宇下指明星以脉路景即陰而無旅隨長
川以問津響脩声而和予聽歸音以自聞踐無跡以
窮處雖違愍之既多亦顛沛其何悔仰衆芳之遺情
希絕風之延佇

涉江

亂曰有鳥翻飛集江湘兮彼美一入莫予將兮念茲
涉江懷故鄉兮生日何短感日何兮顧我愁景惟水
傷兮積沉毒於苦心竟憑虛以飄蕩形息景於重陰
虎吟飈以拂谷螭回雲而結林操土音以懷郢涕頻
代而盈襟解終古之舊墟託茲邦而遠集望龍門而

屢顧舉惟桑而祗泣悲惠之難狀振枯形而獨立撫
彫容之日頽招炯思而弗及聞先黎之達教固積善
於遺慶晞明休而受言想介福之保定靡心貞以祗
服沂大順而委命君在初之嘉惠每成言而未日怨
谷風之攸歎然九齡而未徹願自顯於承間悲黨人
之造膝舒幽情其曷訴卷永懷而淹恤嗟哲士之足
歎傷邦國之殄瘁痛靈脩之匪懷頽九成於一匱忘
大寶之勿假輕挈執之守噐仰剪融於凌霄俯歸飛
於矰爵毀方城於秦川投江漢於泥涓悲彼黍之在
郢悼宗楚之莫餽撫傷心以告哀將斯情之敦慰

悲野

登高山以遐望悲思處淹流豈大川之難濟悲利之
涉之莫由申脩誠以底節反內鑒而自求考余心其
焉可往稽度於神謀訪斯言以下居想貞龜以告猷
將矯翼而塗險思振清而世濁羌釋筮而評子諒不
疑其何卜朝彈冠以晞髮夕振裳而濯足有懷沙以
赴淵無抱素而蒙辱愁纏綿以宅心長歎息而歛淚
步江潭以彷徨頻行吟而含瘁遇漁父之戾止興讜
言而采蕙雖懷芳而握瑜懼惟塵之我穢顧虛景而
端形矧同波於其醉迨伊人之道遥聊仰葉於林側
懷遠心以遠寤怡哀顏而表色仰班荆之遺情想嘉
訊而良食若有言而未吐忽弃予而凌波揮龍榜以
鼓汰遺芳馨而清歌候滄浪之濯纓悲余壽之幾何
愧褊心歎渝恨爾謁之莫和捐江魚之言志營玄之
寢於汨羅苟懷忠而死節豈有生之足嘉

行吟

悲怨思之多感情惆悵而遠慕世玄黃而既渝心居
貞而抱素冀斯氣之一清要佳人於天路考年載以
遲之悲歲聿之已暮攬豐草於朝日思先晞於湛露
規法圓而天象矩則方於地形祇信順以自範邀式

穀於神聰悲登臺之無抗訊貞夢而還靈悔相道而
懷顧悲實蕃之已盈頑椒丘而息駕振初服而翱翔
結瓊蕤之芳襟襲凌華之藻裳懷瑤林之珍秀握蘭
野之芳香命巫咸以啓斯訪百神而考祥靖永言以
聽命欽靈諱而肅邁振華冕之玉藻樹象軒之高蓋
率假翼以鳴和霓揮景而榮旆芳塵穆以烟煴彤雲
起而深謁遊八極以大觀解飛轡以長想將結軌而
世猴援揖而川廣難我服之方壯思振策其安往舒
遠以弭節塞世羅於天網

紆思

亂曰倚々芳草殖山阿兮朝日來照發豐華兮秋風
蕭瑟凝霜加兮傾葉懷春猶候河兮徧周流而無過
悲窮思之永久聰幽荒而罔詔眷寥廓而無友沉
液於繩拒逝回風於甕牖呼寂寞而靡應攬虛無其
何有神悠々而永念憂網繆而盈室哀惻心而響起
時弃予而景逸招逝運其難微儀遺範而無律雖芳
林之將焚豈蘭馨之可謚掃馥風於曠野思同芬而
靡質命儉太其靡常道离隆而匪易紆幽情而思古
援在昔而立辟候重華以同遊悲瑤圃之難適舟登
陸其焉濟輪涉淵而無迹悲荒塗之既舛臨遵渚而

投策欲隨波以周流恨匪石之難頽將從風而卷舒
悲宜天之辭懷貞即志而玉折厲勁心而蘭摧喟我
懷以寤歎闡前鑒而自勉忠與邪其莫可豈余命之
所窮俯投迹而世濤仰晞志而道隆耻蒙垢於同塵
思振揮於別風明爽心以畢志考吾道以自終

考志

天機偏其挺蓋玉衡運而回襄景彌脩而日短時愈
促而夜長和音變而改律乘風革而為商感秋林之
夙暮悲芳草之中霜存悠忽而風過逝揮霍而雲散
方輕焱而炯遲比收電而景晏將愉樂以夙興迨良

日於昧且痛子生之不辰逢此世之多難將藹々未
颺世渾々其難澄風頽山以离谷波平淵而為陵道
曠世而朴散化固滯而物凝恨輜德以莫舉悲民鮮
之孰勝景昭明以妙見音振響而據聞金淬堅以示
斷芭靡質而效芬罄貞規以殉節反蒙謫於明群咨
小心以惴々悲江草之芸々

感逝

亂曰乳雲晻藹天明息兮增羅重設鳳矯翼兮梧桐
逝矣樹捺棘兮思我芳林喟歎息兮哀時命之險薄
懷斯類以結憂手拊膺而永歎形顧景而長愁生遺

年而有盡居靜言其何須將輕舉以遠覽眇天路而
高遊結垂雲之翠虬駕琬琰之玉輿揮采旄以煙指
靡華旌而電舒命日月以清天吾將遊平九閻命屏
醫以夕降式飛庶以朝興塗蒙雨而後清景貞暉而
先登陪湘妃於彫輅列漢女以後乘瓊娥起而清嘯
神風穆其來應駢憑雲而響駭騶嘑天而景凌望紫
微以振策跚太階而遂升飛芝蓋之翼翼回雲車之
轉、朝摠轡於扶桑夕飲馬於天津伐河鼓以解微
迄昆崙而凱振軌凌虛而遺迹塵蒙颺而絕輪豈遠
遊之無樂懷故都而傷情靡龍首以還顧轉瑤衡而
回紫泝凱風以流眇悲舊邦之穢傾眷南雲以興悲
蒙凍爾而涕零凌百列而絕蹈仰濯髮於崢嶸豈沉
瘁之足弭將蟬蛻於長生

征

痛世路之隘狹詠遂古而長悲鏡端形於三接照直
影於太微祗中懷以眷慕豈鑿寐而忘歸悼天朝之
遂晦構具錦於繁文侈南箕以鼓物藹清陽而播芬
迹同塵而壤絕景和光而天分俯隕息於縈波仰頽
歎而崩雲折若華以翳日時靡、而難停食秋菊以
却老年冉、其既盈欲假翼以天飛怨曾颺之我經

思我鱗以遁沼悲沉網之在淵有河清而志得挫千
載之長年擠哀響於頽風寓悲音於絕弦嗟有坐之
必死固逸我以自休彼達人之遺物甘褰裳而赴流
矧余情之沉毒資有生以速憂悼居世其何感固形
存其為尤想百年之促期悲樂少而難多脩與短其
足宏曷久沈於泊羅投瀾漪而負石涉清湘以懷沙
臨愜流而自墜蒙濬壑之隆波接申胥於南江
鼓冕雲以携寺仰接景而登遐

陸士龍文集卷第七

陸士龍文集卷第八

晉清河內史陸

雲

士龍

書

與平原書

一日案行并視曹公器物床薦席具寒夏被七枚介
幘如吳幘平天冠遠遊冠具在嚴噐方七八寸高四
寸餘中無高如吳小人嚴具狀刷臙處尚可識踪批剔
齒纖縷皆在拭目黃絮二在垢黑目淚所沾滂手衣
卧籠挽蒲棋局書箱亦在奏案大小五枚書車又作
歧案以卧視書扇如吳扇要扇亦在書箱想兄識彥

高書箱甚似之。筆亦如吳筆。硯亦爾。書刀五枚。琉璃筆一枚。所希聞。景初三年七月。劉婕妤折之。見此期。復使人帳。然有感。處器物皆素。今送鄴宮。大尺間數。前已白。其總帳及望墓田。處是清河時。臺上諸竒變。無方。常欲問曹公。使賊得上臺。而公但以變譎因旋避之。若焚臺當六何。此公似亦不能止。文昌殿北有閣道去殿。文內中在東。殿東便屬陳留王內。不可得見也。

一曰三上臺。曹公藏石墨數十萬斤。云燒此消復可用。然烟中人不知。兄頗見之。不。今送二螺。省曹公遺事。天下多意。長才乃當爾。作弊屋向百年。子今正平夷塘。乃不可得壞。便以斧斫之耳。爾定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

雲再拜前。首皇甫士安高士傳。復作逸民賦。今復送之。如欲報稱。久不作文。多不悅澤。兄為小潤色之。可成佳物。願必留思。四言五言。非所長。頗能作賦。為欲作十篇。許小者。以為一分。生於愁思。遂復文。誨欲得雲論。間在郡紛。有所鈞定。言語环行。斷絕欲更定之。而了不可以思慮。今自好醜。不可視想。冬下體中。佳能定之耳。兄文章已自行。天下多少無所在。且用。

思困人亦不事復及以此自勞後間居恐復不能不
願當自消息謹啓

雲再拜祠堂頌已得省兄又不復稍論常佳然了不
見出語意謂非兄文之休者前後讀兄文一再過更
上口語省此文雖未大精然了無所識然此文甚自
難事同又相似益不古皆新綺用此已自為洋之耳
荅少明詩亦未為妙省之如不悲苦無惻然傷心言
今重複精之一日見正叔與兄請古五言詩此生歎
息欲得之謹啓

雲再拜一祖頌甚為高偉雲作雖時有一佳語見
兄作又欲成貧儉家無緣當致兄此謙辭又雲亦復
不以苟自退耳然意故復謂之微多民不輟歎一句
謂可省武烈未得有吳說栢王之事而云建其孤恐
太祖不得為栢王之孫雲前作此頌及信以白兄作
引甚單常欲更之未得兄所作引甚好雲方欲更作
引述思賦黨自竭厲然雲意皆已盡不知本復何言
方當積思之有利鈍如兄所賦恐不可須願兄且以
伯聲兄弟前日觀習先欲作講武賦因欲遠言大體
欲獻之大將軍才不便作大文得少許家語不知此
可出不故鈔以白兄若兄意謂此可成者欲試成之

大文難作庶可以為閔睢之見微謹啓

雲再拜往日論文先辭而後情尚繫而不取悅澤賞
憶兄道張公文子論文實自欲得今日便欲宗其言
兄文章之高遠絕異不可復稱言然猶皆欲微多但
清新相接不以此為病耳若復令小省恐其妙欲不
見可復稱極不審兄由以為爾不茂曹碑皆自是蔡
氏碑之上者此視蔡氏數十碑殊多不及言亦自清
美愚以無疑不存三祖贊不可聞武帝贊如欲管之
流澤有以常相稱美如不史願更視之小跛幾而悅
奕為盡理雲今意視文乃好清省欲無以尚意之至
此乃出自然張公在者必罷必復以此見調不知九
愍不多不當小減九悲九愁連日鈔除所去甚多才
本不精正自極此願兄小為之定一字兩字出之便
欲得遲望不言謹啓

雲再拜仲宣文如兄言實得張公力如子桓書亦自
不乃重之兄詩多勝其思親耳登樓賦無乃煩感立
其吊夷齊辭不為偉兄二吊自美之但其呵二子小
工正當以此言為高文耳文中有於是爾乃於轉可
誠佳然得不用之益快有故不如無又於文句中自
可不用之便省亦當去四言轉句以四句為佳往

曾以兄七美回煩乎而沉哀結上兩句為孤今更視
定自有不應用時期當爾復以為不快故前多有所
去喜霽俯煩習均吊誠離此下重得如此語為佳思
不得其韻願兄為益之謹啓

雲再拜嘗聞湯仲歎九歌昔讀楚詞意不大愛之
頃日視之實自清絕滔：故自是識者古今來為
如此種文屯為宗矣視九章時有善語大類是穢文
不難舉意視九歌便自歸謝絕思兄常欲其作詩
文獨未作此曹語若消息小往願兄可試作之
兄復不作者恐此文獨單行千載間常謂此

曹語不好視九歌正自可歎息王褒作九懷亦極佳
恐猶自繼真玄盛稱九辯意甚不愛

雲再拜頃得張公封禪事平：耳不及李氏其文無
此恐非其所作欲見此公劉氏世頌有信願付雲頃
又為輔吳奮威作頌欲愈前頌然意並不以快遣信
當送九愍三賦脫然謂可舉意假彼頌便有法處想
無又間便可耳大類不便作四言五言謹啓

雲再拜誨二賦佳久不復作文又不復視文章都自
無次第文章既自可羨且解愁忘憂但作之不工煩
勞而齊力故久絕意耳在此悲思視書不能解前作

二篇後為復欲有所作以慰小思慮便大頓極不知
何以乃爾前登城門意有懷作登臺賦極未能成而
崔君苗作之聊復成前意不能今佳而羸瘁累日猶
云愈前二賦不審兄平之云何願小有損益一字兩
字不敢望多音楚願兄便定之兄音與獻彥之屬皆
願仲宣須賦獻與服繁張公語雲云兄文故自楚須
作文為思昔所識文乃視兄作誄又令結使說音耳
兄所撰願且可付之此有書者更校善書送信還望
之謹啓

雲再拜疏成高作未得去省登遐傳因作登遐頌須
雙便成視之復謂可行今並送之尚未定利及此信
今更有何所損益後八人了無事合會之才得二篇
耳索度是注鬼無緣在此中故不可作頌愁邑忽欲
復作文欲定前於用功夫大小文隨了為以解愁作
文臨時輒自云佳小久報不能視為此故息意爾今
視所作不謂乃極更不自信恐年時間復捐棄之徒
自困苦爾兄小加閨色便欲可出極不苦作文但無
新奇而體力甚困瘁耳謹索幼安在此今之草今佳
一弘不呼作工謹啓

雲再拜誨頌兄乃以為佳甚以自慰文章當貴經綺

如謂後頌語如漂々故謂如小勝耳九愍如兄所誨亦殊過望雲意自謂當不如三賦情難非體中所長欲徧周沛雲意非謂為佳耳然不云其愈於與漁父吾今多少有所定及所欲去留粗爾今送本往不審能勝故不意亦殊未以為了南去轉遠洛中匆々少暇願兄勅所遣留為當爾可須來不佳思慮益處未能補所欲去徹與察皆不與日韻思惟不能得願賜此一字雲作文如兄所論已過所望况乃當敢令兄有張蔡之懷得此乃懷怖也謹啓雲再拜誨歲暮如兄如所誨雲意亦如前啓情言深

至述恩自難希每憶常侍自論文為當復自力耳雲意呼發頭但當小不如復耳兄乃不好者試當更思之所誨雲文所比愁霖喜霽之徒實有可爾者登樓名高恐未可越爾楊四公黃胡頌恐此不得見比聞兄此誨若有喜懼交集祖德頌無大諫語耳然靡々清工用辭綿澤亦未易恐兄未孰視之耳兄文方當日多但文實無貴於為多々而如兄文者人不厭其多也屢視諸故時文皆有恨文體成爾然新聲故自難復過九悲多好語可耽詠但小不韻耳皆已行天下天下人歸高如此亦可不復更耳兄作大賦必好

意精時故願兄作數大文近日視子安賦亦對之歎
息絕工矣兄誨又爾故自是高平謹啓

雲再拜蔡氏所長唯銘頌耳銘之善者亦復數篇其
餘平耳兄詩賦自與絕域不當稍與比校張公昔
亦云兄新聲多之不同也典當故為未及彥藏亦云
爾又古今兄文所未得與校者亦惟兄所道數都賦
耳其餘雖有小勝負大都自皆為雌耳張公父子亦
語雲兄文過子安子安諸兄賦復不皆過其便可
不與供論雲謂兄作二京必得無疑以勸兄之為耳
又思三都世人已作是語編類長之能事可見幽通

賓戲之徒自難作賓戲客語可為耳答之甚未易東
方氏所不得全其高名頗有答極謹啓

雲再拜誨九愍如所勅此自未定然雲意自謂故當
是近所作上近者意有又謂其與漁父相見以下盡
篇為佳謂兄必許此條而淵弦意呼作脫可行耳至
兄唯以此為快不知雲論文何以當與兄意作如此
異此是情文但本少情而頗能作記說耳又見作九
者多不祖宗原意而自作一家說唯兄說與漁父相
見有又不大委曲盡其意雲以原流放唯見此一人
當為致其義深自謂佳願兄可試更視與漁父相見

時語亦無他異附情而言恐此故勝淵弦兄意所謂不善願疏勅其處緒亦欲成之令出意莫更感如惡所在以兄文雲猶時有所能得言雲前後所作謹啓雲再拜誨前二賦佳覘之行已復不如初昔文自無可成藏之甚密而為復漏顯世欲為益者豈有謂之憑勢而嚮駿馬噓天而景凌

雲再拜省諸賦皆有高言絕典不可復言頃有事復不大快凡得再三視耳其未精倉卒未能為之次第省述思賦深情至言實為清妙恐故復未得為兄賦之最兄文自為雄非累日精拔卒不可得言文賦

甚有辭綺語頗多文過多體便欲不清不審兄呼爾不詠德頌甚復盡美省之惻然扇賦腹中愈首尾發頭一而不快言烏云龍見如有不體感逝賦愈前恐故當小不然一至不復減漏賦可謂清工兄頃作爾多文而新奇乃爾真令人怖不當復道作文謹啓雲再拜祠堂贊甚已盡美不與昔同既此不容多說又皆一事非兄亦不可得見吊少明殊復勝前吊蔡君清妙不可言漢功臣頌甚美恐吊蔡君故當為最使雲作文好惡為當又可成耳至於定兄文唯兄亦怒其無遺情而不自盡耳丞相贊云披結散紛辭中

原不清利兄已自作銘此但頌實事耳亦謂可如兄
意真說事而已若當復屬文於引便當書前銘耳謹
啓

雲再拜誨欲定吳書雲昔嘗已商之兄此真不朽事
恐不與十分好書同是出于載事兄作必自與昔人
相去辯亡則已是過秦對事求當可得耳陳壽具書
有魏賜九錫文及分天下文吳書不載又有嚴陸諸
君傳今當寫送兄體中佳者可並思諸應作傳及作
遊仙詩故自能劉氏頌極佳但無出言耳二頌不減
復過所望如此已欲解此公之半歲暮賦甚欲成之

而不可自用得此百數十字今送不知於諸賦者不
罷少不想少佳成當送到洛陳琳大荒甚極自雲作
必過之想終能自果耳謹啓

雲再拜兵真凶事生來初不見習頃觀之正自使人
意惡羊腸轉時極佳問人皆不解何以作此轉雖云
欲相泄恐此正自取好耳說之不能工願兄試一說
之張義元荅負淵之回不昆命吐河不體正自似急
水中山石間是人謂回縛者但言之辭不工耳不知
此中語於諸賦中何如頃曰極勿之病一十當出略
通曰在馬上此不可諸又恐信不及兄今以因休祖

致又力作無錫書極無賴甚不備具如是更白間於
中

雲再拜爾乃使熊之之士虓闕之將雄聲泉踊逸氣
風亮超三軍以奔厲賈餘勇以成壯兆洪音於寂寞
先無聲而高唱元兵時紛若屯雲煥若積波投教斯
謚靜言勿譁嚴鼓隱其雲戒萬天翕而成和治安步
以止立應金奏而靡戈進摠于以乘言退揮旅而星
羅禮既畢歸旅將振尋縈負轉因瀨蓋旋若疾流之
統駿沉驚颺之靡狂塵羊腸轉時命屏翳以夕降或
飛廉而朝興涂蒙雨而後清景帶天而先澄陪峻臣

於彫輅列名僚於後乘猛將起而虎嘯商風蕭其來
應士不善而不為懷此不成意想兄已得懷之耳序
作文唯尚多而家多猪羊之徒作蟬賦二于餘言隱
士賦三千餘言既無藻偉體都自不似事文章實自
不當多古今之能為新聲絕曲者無又過兄之往日
文雖多瑰鏘至於文體實不如今日間在洛有所視
已當赦而此更隆以今意觀文見此真更以為不盡
善文罷云故日向人歎兄文人終來同殆以此為病
張公文無他異正自情省無煩長作文正爾自復佳
兄文章已顯一性亦不足復多自困若適欲白兄可

因今清靜盡定昔日文但當釣除差易為功力誨已
定敬長誅意當闡與九合雲久絕音於文章由前日
見敦之後而作文解愁聊復作數篇為復欲有所為
以忘憂貧家佳物便欲盡但有錢穀復羞出之而體
中殊不可以思慮腹立滿皆便熟亦試可悲間覘大
荒傳欲作大荒賦既自難工又是大賦恐交自困絕
意住經比于墓悵然欲吊之無又即意又事業

雲再拜張公藏誄自過五言詩耳但雲自不便五言
詩由已而言耳玄泰誄自不及士祚誄兄丞相箴小
多不如女史清約耳恐兄無緣思於此意猶云何而

兄乃有高倫更復無意雲故日不作文而常少張公
文今所作兄輒復云過之得作此公輩便可斐然有
所謝故自為不及諸碑藏輩甚極不足與板歌亦平
彼見人讚叙者當與今伯倫吳百官次第公卿名
伯略盡識少交當具頌作頌及吳事有愴然且公傳
未成諸人所作多不盡理兄作之公私並叙且又非
常業從雲兄來作之今略已成甚復可借事少功夫
亦易耳猶可得五十卷謹啓

義高衆事正當付令文耳第彥長昔作吳事云三十
卷可令勵求謹啓

雲再拜吳書是大業既可垂不朽且非兄述此一國
事遂亦失兄諸列人皆是名士不知姚公足為作博
不可著儒林中耳不大識唐子正事愚謂常侍便
可連於尚書傳下定自難雲少作書至合不能令成
日見其不場前數卷為時有佳語近來意亦殊已莫
：猶當一定之恐不全此七卷無意復望增欲作文
章六七紙卷十分可令皆如今所作軍為復差徒爾
文章誠不用多苟卷必佳便謂此為足今見已向四
卷北五十可得成但恐宵中成疾爾恐几宵疾必述
作人故計凡几着此之自損宵中無緣不病作書猶

差易讚叙亦復無幾年歲根之猶當小復謹啓
雲再拜一日會公大叙欣命坐者皆賦諸詩了不作
備此日又病極得思惟立草復不為乃倉卒退還猶
復多少有所定猶不副意與頌雖同體然佳不如頌
不解此意可以王弘遠去當祖道似當復作詩搆作
此一篇至積思復欲不如前倉卒時不知焉可存錄
不諸詩未出別寫送弘遠詩極佳中靜作亦佳張魏
郡作急就詩公甚笑燕王亦似不復祖道弘遠已作
為存耳兄園葵詩清工然猶復非兄詩妙者雲詩亦
唯為彼一語如佳先已先得便自委頓欲更作之昔

如已身先此篇詩了不復佗佛識有此語此語於常
言為佳謹啓

雲再拜久不復作文了無復次第真玄昔屢聞周侯
至論前比霖雨此下人亦作愁霖賦好醜見敦又因
人見督自愁慘又了無復意此家勤難遠之亦復
毒此雨憂邑聊作之因以言哀思又作喜霽今送雲
作為易得耳窮不好故都絕意此間人呼作者皆休
故不得有所送不審此何成已出之故為存不弃耳
謹啓

雲再拜一日視伯喈祖德頌亦以述作宜褒揚祖考

為先聊復作此頌今送之願兄為損益之欲令省而
正自輒多欲無可如省碑文通大悅愉有似賦愚謂
小復質之為佳前作此頌書之行欲遣信以白兄昨
聞有賦消息愁憤無賴既冀又然又已成書聊以付
信耳尋得李寵勸封禪草信自有才頗多煩長耳令
送間人又有張公所作已令寫別送臨紙罔不知
復所言謹啓

近得洛消息滕永通去二十日書考先訪為驃騎司
馬又云似未成已訪難解耳敬屬司馬參軍此間復
失之恨不得與周旋戴允沿見訪大司馬謹啓

雲再拜君苗文天才中亦少爾然自復能作文雲唯見其登臺賦及詩頌作愁霖賦極佳頗做雲之所如多恐故當在二人後然未究見其文見兄文輒云欲燒筆硯以為此故不喜出之曹志苗之婦公其婦及兒皆能作文頃借其釋詢二十七卷當欲百餘紙寫之不知兄盡有不李氏云雪與列韻曹便復不用人亦復云曹不可用者音自難得正謹啓

近日復案行曹公器物取其剔齒殲一箇今送以見兄于道有古方泉其銘如此不審兄頗曾見此書種稷不近因魯引以問秘書中謹啓

雲再拜今送君苗登臺賦為佳乎筆云復更定復勝此不知能愈之不其人推能兄文不可言作文百餘卷不肯出之視仲宜賦集初述征登樓前耶甚佳其餘平々不得言情處此賢文正自欲不茂不審兄呼爾不真玄亦云兄文當作宣輩宣得此巍々耳愁霖喜霽殊自委頓恐此都自易勝謹啓

雲再拜誨頌兄意乃以為佳甚以自慰今坊上韻不知差前不々佳者願兄小為損益今定下云靈禘電揮因兄見許意遂不恪不知可作蔡民祖德頌此不景猷有蔡氏文四十餘卷小者六七紙大者數十紙

文章亦足為多然其可貴者故復是常所文耳雲頃不佳思慮肯腹如鼓夜不便眠了不可又以有意兄不佳文章已足垂不朽不足又多謹啓

雲再拜稔紹周弼並處事不值免詔甚切念甚之悚息胡光祿亡宿士可痛含邠還云涪中書散騎並缺是其才不知何以乃右之謹啓

雲再拜頃哀思更力成歲暮賦適且畢猶未大定自呼前後所未有是雲文之絕無又憶兄常云文後成者恒謂之佳真小爾恐數自後轉不如今且欲寄之既未大定又恐此信至兄已發當因著洛謹啓

雲再拜兄前表甚有深情遠旨可耽味高文也兄文雖復自相為作多少然無不為高體中不快不足復以自勞役耳前集兄文為二十卷適訖一十當黃之書不工紙又惡恨不精謹啓

陸士龍文集卷第八

陸士龍文集卷第九

晉清河內史陸

雲士龍

啓

國起西園第表格

西園第既成有司啓

王即位未見賓客羣臣又未請啓

與駕比出啓

言事者啓使部曲將司馬給使覆校諸官

財用出入啓

國人兵多不法啓

國起西園第表啓

且尊節儉制

卽中令臣雲言伏見西園大營第室雖未審節度豐儉之制然用功甚嚴竊懼事不得濟愚臣管見輒敢瞽言臣竊見世祖武皇帝臨朝淵嘿訓世以儉卽位二十有六載宮室臺榭無所新宗屢發明語厚戒豐奢國家慕承務在遵奉而世俗凌遲家競盈溢漸漬波蕩遂已成風雖嚴詔屢宣而侈俗滋廣每觀詔書衆庶歎息清河王等起墓宅未及極備時平詔追述先帝節儉之教懇切之旨刑于四海清河王毀壞城宅以奉詔命海內聽望咸用撫然臣慮以先帝遺

教日以凌替聖上憂勤猶未之振今與國家崇大化追闡前蹤者實在陛下先教素朴而後可以訓正四方示民知禁竊謂第室之設可使儉而不陋凡在崇麗宜節之以制然後上厭帝心下允民望且自聞制國之用事從節省而方於此時大造第宅又非聖意從簡之旨臣以凡才殿下不以其驚闇特蒙拔推將以臣能有狂失之言可以裨補聖德臣自奉職已來亦思竭忠効節以報所受之施是以不慮犯逆敢陳所懷如愚臣言有可采乞垂三省
今吾以頑弱過蒙殊寵夙夜祗懼忝思先思承風誠

以自錯厲得爾委曲省以憮然意既在儉約又欲奉
遵法憲豈忘於心國自宜有宅城內求不可得官徙
右軍來蹠履此屋恐或不可久得側近宮掖故於國
作宅不依觀望便如凡家法足止而已耳平量盡圖
當往相示動靜以聞

臣雲言間一日敢獻瞽言以干聞

聰天恩未加咎責猥發明令臣伏誦聖旨奉用歎息
臣聞有國者不患官室之不崇患在令名之不立是
以賢人之在富貴莫不早身節欲損已挹情能保其
國家令聞百世歷觀古今以約失之者實寡以奢失

之者蓋衆非天下之至德孰能居豐行儉在富能貧
清儉節素自殿下家道此所以懷集四方而使兆民
服者也世祖武皇帝富有四海貴為天子居無離官
之館身御家人之服先帝豈欲以比道止於治身而
已者哉固將必欲遺訓百世貽燕子孫比固殿下所宜
祇奉也昔淮南太妃當安厝臣兄比下墨機時為郎
中令從行太妃令追稱先帝養生送終事從節儉今
宜奉用遺制不事豐厚令旨懇切言歸于約清河昔
起墓宅發手詔又還毀朝野之論于今未已竊以西
園第宅用功方嚴雖知聖德節儉有素猶復思闕愚

言以補萬一亦臣繼繼微忠昊天罔極之誠也至被
明令聖旨炳然嘉承至道奉以稱慶不勝下情謹疏
以聞

西園第既成有司啓 觀疏諫不可

即中令臣雲臣言前啓西園第宅具遵先帝節儉之
制不宜使至豐麗被命優隆言歸謙素臣奉以欣意
而聞屋宇之制既自崇 竊聞當復起觀六間既非
前令之旨且臣亦竊用不安臣聞詩云昊天有成命
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今四祖創基既垂成命哲王
繼體世崇恭儉殿下承之固宜奉不寧而自昔造第

過度民歎其勞羣士譏其過尤謗言未弭而又加以
崇侈此誠不可不惜先帝皆世曾未十年而儉德之
亡國爲其首此又所以慷慨酸心而不敢不盡狂夫
之諫者也按晉魏以來諸侯奢靡第室滋廣未有如
國今日之甚者也古人之戒猶云無爲福始况今猶
崇豐侈作為禍先此又臣所以寤寐憂歎忘寢與食
者也殿下誕應運期首建大國固將憲章今典貽範
萬世始基之制不可不慎今設爲豐奢以示將來子
孫象之又何以能國且先帝勤家如彼其素殿下承
之若此其泰進傷奉國之典退虧隆家之業用之當

身損盛德之譽垂之後嗣非興邦之制一舉而失四
得此古人之所以長太息者也且第宅之過朝野所
譏而監司結舌莫敢明言者實以殿下國之昵親朝
所欽重故隱司過之鋒結執憲之繩耳後世直臣心將
信威明法考制度禮愚以此觀有必毀之理苟此物
不可終全誠不如不為使其無毀也今空設過制之
物而終為直士之資臣又未見其可也唯殿下思愚
臣之言時命有司必省此舉手僮選伏用流汗
令中間表作舍先蓋圖呈塔間數又五木林檎無他
鏤飾示無乃越法奢靡古今無匹也間外塔作小樓

北望河東公主園宅自不為觀故便聽之耳合行者
歎息致朝野之譏耶省奏具意勅毀之

王即位未見賓客群臣又未講塔

宜饗宴
通客及

引師支文學
觀書周道

即中令臣雲言聞古之君子既盛德在身又外求諸
物是以廣納俊士博觀載籍朝夕師傳夙夜勤禮
賓友嘉客講義於前住古來今日聞于耳故知積德
廣西流芳罔極伏惟殿下天資聰敏應期挺秀聖敬
敷聞輝光日新即位已來仍遭不造大禮雖闋哀故
滋有賓客無接觀之宴師友闕講誦之禮愚臣所以

寤寢水歎而私懷慷慨者也愚以直發通客之令使朝士有接見之緣天可時與師友之學披觀文籍坐而論道非學無以聞義非士無以行礼礼義既舉郡望允塞此目下所以拭目思德音之發者也臣區區所懷敢以聞

今多喪故乃初未與群官會同比當請師友文學內外官屬也

臣雲言臣前啓可與師友文學觀書論道今又天時清適正是講誦之日臣聞崇山之高不厭其峻滄海之量無限於廣是以周公一日萬事猶復旁觀百篇

孔子假期翫年至於帝編三絕由是言之雖聖之弘亦不能不求之於學也伏惟殿下明德光邵天資秀朗方當先演文武允迪皇猷如復垂精古今之奧仰覽千載之籍則神道叡知無物不照且師友又學朝選於衆以德來教雖豐祿崇礼已隆其人而先王之

道未簡聖聽在位累載官廢其職每聽其言亦懷慷慨臣以可於良日就請經學先闡大道永播芳風愚

臣區區敢獻瞽言

今多病疾難以辭公事為自力風疾連動故未能用小差當如所陳乞每識忠至之誠輒以存心

與駕比出啓

且當入朝

即中令呂雲言殿下自耶第日來既仍多哀故聖體亦相不安和自不朝見二官已經年載前既比造趙軹近又自表出城至五日問訊輒以疾聞呂切所未安愚以此五日與駕且入朝臣聞事君之道苟在盡規知無不為是以愚臣敢獻瞽言

令多不快不數朝覲幸恩詔見恕耳五日當入朝也
言事者啓使部曲將司馬給事覆校諸官財用出入啓 且信君子而遠小人

即中令以雲言伏見今書以部曲將李咸馮南司馬

實

吳定給事徐泰等覆校諸官市買錢帛簿率日決咸南等治書以下無所復司而察錢帛重寶奸更多情出入之用誠且使虛實當法以防檢乃偽然臣愚以聖德龍興光有四大國選衆官材庶上肄業臣以虛薄忝竊朝右雖質弱任重無益補察至於奉已思勤昊天罔極中尉該大農誕皆清德淑慎恪居官次至衆官悉州閭一蹀閭之各雖可日聞至於處義用情庶無大戾今咸南軍旅小人定泰士卒屬賤非有清慎素著忠公定稱今猥使此等任以覆校大呂所關猶謂未詳咸等督察然後得信既非開國切用之

義又傷歎下推誠納下曠蕩之量雖使咸能盡節益國使功利百倍至於光輔國美猶未若開懷信士之無失况咸等所益不遒姑息之利而名使小人用事大道凌替此臣所以慷慨也亂之所興在於小人得親治之所廢在於君子自替廢興治亂由此而已臣備位大臣職在獻可苟有管見敢不盡規以愚且發明令必羈此等覆察衆士一付治書則無外之度照光遠大信臨下人思盡節矣謹隨啓以聞

國人兵多不法啓且峻其防以整之

即中令臣雲言國人兵放橫多行非法至使暴及市

道聲聞京邑親信兵乃罵詈洛陽市丞遠邊囂然聲論日廣而主者前後所報每蒙寬宥故群小敢肆其暴虐前輿駕當東時臣具以奏聞上立節度亦備嚴上下司察念在奉宣而親信卒秦矯稱突閔強市民物至使行道哀窮路人歎惋臣下祇命幸使罪人時獲僉以恭且加重戮以戒肅方來軍都督李嬰行實奸穢然身備王人雖不致法猶加捶楚主者奏秦依嬰決罰事寢不出而特令原秦秦之凶狡罰至大辟至於今日不蒙薄罰臣幼以自今群醜虎視競為暴虐矣小人得志則下令上替前卿顯言事大農文百

俗傲反成却安功名之士議在不辱而顯等恃恩敢
行侮慢臣時列啓并呈顯言事事寢不省是以自來
拱嘿未敢多言而切見國法日侈而恩宥無已誠懼
威禁遂頽醜聲滋聞愚謂自今宜齊之以法使下知
禁有司所執猶且時聽不然以往則監司之吏鋒矩
靡加面準繩替矣臣忝切非據輿聞圍政服事以來
荏苒三年朝憲多違威御無列好問不登而流聲播
越皆由執政之臣官非其人當思收迹自替以避賢
路退惟受過微報未効是以忍垢素餐敢用文諫唯
願下哀明愚臣繼繼愚忠不以前後干迕多見罪責

臨紙慷慨言不自盡

陸士龍文集卷第九

陸士龍文集卷第十

晉清河內史陸

雲士龍

書集

與朱光祿書

與張光祿書 三首

與嚴宛陵書

嚴宛陵答

與載李甫書 七首

與楊彥明書 七首

與陸典書書 七首

車茂安書

答車茂安書

車茂安又答書

弔陳求長書 五首

弔陳伯華書 二首

豫書太常府薦張瞻

與朱光祿書

少長之禮教化所崇中葉陵遲舊章廢替追前惟訓
思遵在昔敢慕高義謹奏下敬

與張光祿書 三首

長幼之序人倫大司季世多難失敬在昔敢希令典
求思自邁謹奏不敬以藉處欵

顧令文考先每宣隆眷彌泰之惠懷德惟慙守以反
側既晞仁風委心自昵加與沛君分同骨肉憑賴之
懷疑心如結

加蒙顧遇重以傾倒唯亮歸誠石行文敦素篤遠道
實茂淑器敏既美思學又快南州良德今者東行望
風自託其意纒綬願厚接納嗣其乃

與嚴宛陵書

少長之序禮之大司晚節陵替舊章殘弃瞻言今典
既慕欽承仰憑高風實副邦民謹奏下敬以藉處欵
思復未遠無免悔吝

嚴宛陵答

奉詠美旨流風綿遠復禮興仁命世之作獲尚齒之
况無尊賢之報抱此未懷愧歎何有君子弘道厚文
無施是用釋筆歸于神要

興戴季甫書七首

雲頓首頓首惟夏始暑願府館萬福疾病處遠人信
希少情問闕替申聞曠年瞻慕敬想興言及側隆敷
此辱慰誨銜抱豐眷以增愚迹不勝勤企謹及君之
書不以備

陸雲頓首頓首曠遠以來忽踰年載宗想輝蔭引領
惟慕東歸之後疾患增瘵且道路悠遠不值信便久
念自脩而經年不果雖在伏枕至於結心注望實係
光塵累蒙誨命舊眷惟新執對之日如或面展長塗
自替聰誨未由擔企勤志守以委重表不且今更繼情

季鸞公世相係祖若俊德茂業邦家之彥一朝並逝
求爾淪沒哀痛切裂不能自勝柰何江南初平
人物失叙當賴俊彥彌縫其闕加在二賢楚國之良
沉寶積寶未章火朝重惟痛恨言增哀咽誠念仁風
篤烈如在疇昔意愛所隆嗟悼之心誠不可言備蒙
其分情兼切傷加承仁誨益以惻愴

武陵於荊州云多人士聞周孟子伍令明潘世長諸
人並為美德心常依依今日遭遇良驥展士之秋也
不審達者凡有幾人無目聽承誨語咨稟未聞每懷
勤企表不盡言

長游前下停此十餘日想德欣喜無以為喻分別恨
恨于今恋之當暑遠涉益追心懸清粹沈茂思敏通
徹居德履道秉心真實貴一時良彥君之別久見之
懽察風姿美令心神烈暢已成美器欽愛之情款然
至寶近聞若思未有通塗每用於邑

周安東昔奄薨徂追慕切剝不能自勝勲業有究早
尔肯世遺惠鄙州民物同哀備記名義情兼切裂在
此會同每言高重武陵至心欵列誠念篤終必垂悽
愴王季楊孝友行素既簡清塵在此接近備其所顧
居心秉尚用志不苟公私操實足為美器今為士斷

品還此郡前郡小虛妄遂下其編牒為之憤歎人物
遠主彞倫多失願幸末光益有以潤區區至心謹復
言意戴彥遠未昌猶為遠小想其必有惠政耳

郭敬言蒸陽良才遠負為之邑歎以其姿望足以致
高想不久爾耳右行文在無錫大有清積一州之高
功長吏此家行素道實州間所稱疇昔接事既盡其
才願重榮益以成其實九任羽埃思附鳳翼風塵所
集無不拭目

與楊彥明書七首

雲白欽明去書不悉彥先來得書以為慰時去苒苒

歲行復半悲此推移終然何及漸已歆熱復自如常
悠悠守限良談未日眇然東望思以叙至及反憤罔
不多行矣愛德往來相聞

陸雲自省示累紙重存往會益以增歎年時可喜何
速之甚昔年少時見五十八去此甚遠今日冉冉已
近之已耳順之年行復為憂歎也何生而多悅樂春
未歇秋風行戒已悲落葉矣人道多故惟樂相之教
遊此世常復幾時各爾永高良會每闌懷想親愛寤
寐無忘書無所悉

彥先來相欣喜便復分別恨恨不可言階塗尚否通

聞伯華善佳深慰存亡人生有終誰得免此且使繼
嗣克勝堂構有紹亦存已願也明類喪索同好日
盡如此生輩那可復多耶臨書酸心

與陸典書書 七首

雲再拜自曠但爾已復經時限制長路惟親期嗟
近晨風傾匡結言來誨網繆薦春彌隆誦玩下周以
當侍會靜言莫瞻翹仰慕大人祀愛在我尤弘每
銜思恋何時去心限此省省願言用替遙瞻靈丘感
時情傷往來信理自更繼情如有信唯不玉音
雲再拜侍郎比侍數會同邪常憶悲此君不慙有殞

此君公私並憎年長而志新齒邁而曾勤家宗美者
也常感其薦分封之始年相見重達其至心

雲再拜日月運邁何一流速銜哀變經思愈深亡靈
處彼黃塘幽曠在遠之億心常愴裂含痛靡及悠
柰何想時時復一省視思至心破無所屬情叔父一
兄故尚未達想不久至耳深憂徒際公私哀罔曠離
山墓未適異國四時靈寂桑梓靡循且念親各爾分
析情感復結悲歎而已知火人每垂卹逮也臨表悲
猥絕筆餘哀不知所次雲再拜

每念彥先情兼剝裂年盛志美令姿可借舉言及不
路今塞令人罔然名論進遠而有光者度此顯期
不淹民望耳塵堂之士比迹山歎拙者悲豈唯一人
少明相公亦不成遷名公之舉且可以為資然今恨
恨當行行後有宜耳

彥先相訖疾患銜歎增廢深為怛然行向襄篤疾來
應百年之望雖未必此為疑然親親所以相卹之一
感耳想熱服藥行後向佳耳吾既常羸間來體中亦
怕少賴曰爾勿勿財堪自方速待罪會期難尅情之
悲想何勞之多好自愛屢相聞

行言竟行令人恨之已當至未耶能少留不世明薦

行至性如前後所論語其偶爾旋已能悟耳而聞其
遂於愬其使愕然寧以所不可虧一國之清格乎輒
便絕意彥先所一二

載會稽如是便奔分別恨然一得名十唯常有此君
耳失分重勞令人歎息善得日夕真家人若思望之
清才後類一時之彥善並得接九月中可得達東札
衡陽長沙甚快東人近未足有見叙者公進屈久怙
為邑罔黨方有清塗薄國讓在內中大有好稱此家
一時美德也在事又佳甚快甚快

永耀已莫莫之遠矣存想其人痛切肝懷奈何奈何
知心傷也

雲再拜國士之邦實鍾俊哲太伯清風遯世立德龍
蜿東嶽三讓天下垂化邁迹百代所晞高蹤越於光
民盛德稱乎在音續及延陵繼嚮馳聲沉淪漂流優
遊上國聽音察微替越衆俊通幽暢遐明同聖荷言
偃照烈於孔堂負武邁功於諸侯自秀偉相承明德
繼踵亦為不少吳國初祚雄俊尤盛今日雖衰未皆
下華夏也來誨所及遐邇同懷重及二聖下逮衆子
或生羗狄或在邊域勲美之隆實如嘉誨愚以東國
之士進無所立退無所守明裂皆苦皆未如意雲之

鄙姿志歸丘龍章門閨審之人 睇天望之冀至於
紹季禮之遊蹤結高肝於中夏光東州之幽味流榮
勲於朝野所謂闡管以瞻天緣木而求魚也重甲不
列雲再拜

雲再拜每惟大人挺自然之妙質稟淵姿之弘毅克
壯其烈兼詠之道隄文尚武潛居以娛其志靜處以
育其神遊步八素之林逍遙德化之園豈如未者牽
曳爍々世道通明俊人在官焉使晞世之寶久隱岑
崦之山逸景之迹永繫幽具之坂方將軍乘回綸束
帛戈々排金風於太微跨天路以妙觀恢皇網之大
烈垂榮祚乎祖宗此乃大人之所宜循非凡夫之可
企望也無日親展書以言心々之所積萬不叙一雲
再拜

雲再拜臣鄉前行陵有小事唯以具聞事已大了猶
以為願行欲取歸念別方至豫以愍然每相見未嘗
不以大人為言想令仁士光令遠公然兄弟屢數常
存思想々令遠分好已為綢固彥息復蒙誘掖耳
無日觀對言不盡心屢垂誨以慰遠思雲再拜
雲再拜臣鄉在臺高譽洋溢洛邑之內無不欽敬東
南之貴寶真不但會稽之篠蕩也每會常其歌詠信

無一面不歎吟也想方周旋携手散今日之思耳雲
再拜

雲再拜輒宣來意仲應此家大自欽重大人黨已見
其意耳

雲再拜不知從事今在州得假歸耳想今來得行有
緣侍而耳每得令遠書威賴豐化言歸于款來誨恤
及亦為無已情深欣如云在身年歲及人名問難集
非賴師友何以自濟願敦惠助為之光輔臣仁在此
華亭之望以大人為宗主且令小大得分亦崇洪業
也雲再拜

車茂安書

永白間因王弘季有書惟足下無答外甥石季甫忽
見使為鄭令除書近下因今便道之或得此罔然老
人及姊自聞此間三四日十了不能復食姊晝夜號
泣不可忍視外甥之中老人真自受血季甫恒在目
下卒有此役舉家慙慙不可深言昨全伯始有一將來
是白章人具說此縣既有短狐之疾又有沙蠅害人
聞此消息倍益憂慮如其不行恐有節目良為愁憤
足下可具示土地之宜企望來報車永白

答車茂安書

雲白前書未報重得來况知賢甥石季甫當屈鄭令
尊堂夏灼賢姊淨泣上下愁勞舉家嗔感何可爾耶
輒丐足下具說鄭縣土地之快非徒浮言華豔而已
皆可實徵也縣去郡治不出三日直東而出水陸並
通西有大湖廣縱千頃北有名山南有林澤東臨巨
海往無涯汎舳長驅一舉千里北接青徐東洞交
廣海物惟錯不可稱名過長川以為陂燔茂草以為
田火耕水種不煩人力決泄任意高下在心舉鉞成
雲下鉞成雨既浸既潤隨時代序也官無逋滯之穀
民無飢乏之慮衣食常充倉庫恒實榮辱既明禮節

甚備為君甚簡為民亦易季冬之月牧既畢嚴霜墮
而蒹葭萎林鳥祭而罽羅設曰民所欲順時遊獵結罝
統埋密罔弥山放鷹走犬弓弩亂發鳥不得飛狩不
得逸真光赫之觀盤戲之至樂也若乃斷過海浦隔
截曲隈隨湖進退采蚌捕魚鱣鮪赤尾鯧齒比目不
可紀名鱸鰠鯪炙鯉鯢烹石首臠鯊鰲真東海之後
味肴膳之至妙也及其蜻蛉之屬目所希見耳所不
聞品類數百難可盡言也昔秦始皇至尊至貴前臨
終南退燕呵房離宮別館隨意所居况淪淫渭飲馬
昆明四方奇麗天下珍玩無所不有猶以不如吳會

也御東觀滄海遊御六軍南巡狩登稽嶽刻文石身
在鄖縣三十餘日夫以帝王之尊不憚爾行李用年
少受命牧民武城之歌足以興化桑弘蓬矢丈夫之
志經營四方古人所歎何足憂乎且彼吏民恭謹篤
慎敬愛官長鞭朴不施聲教風靡漢吳以求臨此縣
者無不遷變尊大夫賢婦上下當為喜慶歌舞相送
勿為慮也足下急啓喻寬慰真說此意吾不虎言也
停及不一一陸雲白

車茂安又答書

永白即日得報披省未竟懽喜踊躍輒於母前伏讀

三周舉家大小豁然忘愁也是下此書足為典誥雖
山海經異物誌二京南都殆不復過也恐有其言能
無其事耳雖爾猶足息號泣權拊笑也府君入後月
當西出足下可豫至界上吾欲先一日與卿相見也
答不復多車永白

弔陳永長書 五首

雲頓首頓首哀懷切但賢弟永曜早喪俊德酷痛甚
痛柰何陸士龍頓首頓首

雲頓首頓首天災橫汜禍害無常何菑未曜奄忽遇
此凶問卒至痛心推剝柰何柰何想念為性哀悼切

裂當可堪言無凶展告望企鯁咽時遣表唁悲猥不
次雲頓首

永擢茂德遠量一時秀生竒蹤埽寶灼爾凌群光國
隆家人士之望冀其永年遂播盛業携手退遊假樂
此世柰何一朝獨先彫落奄聞凶諱禍出不意拊心
痛楚肝懷如割柰何柰何豈况至性何可為心臨書
鯁塞投筆傷情

與永曜相得便結願奸契闊分愛恩同至親憑烈三
益終始所願中間離別阻爾累年結想之懷夢寐仍
佛何啻忽爾便成永隔哀心傷楚不能自勝痛當柰
何柰何義在奔馳牽役萬里至心不叙東望貴舍雨
淚沾襟今遣吏并進薄祭不得臨哀追贈切裂幸損
至念書重不知所言

永曜素自強健了不知有此患除戲之災遂不可救
豈惟貴門獨喪重寶此賢之殞邦家以瘁情分異他
痛心殊深已矣遠矣可復柰何追想遺規不去心目
悠、無期哀至悲裂不知何言可以言知酷楚而已

弔陳伯華書 二首

大君遠資高敷世之塊瑋當光裕大業茂垂勳名柰
何日早爾喪墜自聞凶歸痛心割裂追惟哀摧肝心

破剝痛當奈何奈何相念夙年奄嬰哀艱投慕不
及當可而心牽後遠路無因奔馳東望靈宇五情哽
咽割切哀慕書重感猥不次

昔與大君分義歎篤彌隆之愛思如兄弟憑此烈好
要以始卒何荀大君獨先早世遠聞諱問若喪四體
拊心慟楚肝心如割奈何奈何豈况至性當何可言
今遣吏恭集薄祭不得臨展以叙悲苦計往人到貴
舍之日揮涕而笑投筆歛歎

移書太常府薦張瞻

蓋聞在昔聖王承天御世殷薦明德息和人神莫不

崇典謨以教思興禮學以陶遠是以帝光昭煥而道
協人天西伯質文而周隆二代大晉建皇崇配天地
區夏既混禮樂將庸君侯庶歷運之會贊天人之期
偉延俊茂熙隆載興伏見衛將軍舍人同郡張瞻茂
德清粹器思深通初慕聖門棲心重仞啓隆及階遂
升樞輿抽靈匱於祕宮披金滕於玄夏思樂百氏博
採其珍辭邁翰林言敷其藻探微集逸思心洞神論
道屬書篇章光覲含竒宰府婆娑公門棲靜隱寗具
淪虛藏器聚龍衣錦 衣被玉曾泉改路懸車將邁考
槃下位歲聿星女遷縉紳之士具懷儼恨方今太清

宇四門啓齋玄網括地天網廣羅庶雲與以招龍和
風起而儀鳳誠巖穴耀穎之秋河津託乘之日也而
瞻沉淪下位郡望悼心若得端委太學錯綜先典垂
纓王階論道紫宮誠帝室之瑰寶清朝之偉器廣樂
九奏必登昊天之庭韻夏六變必饗上帝之祀矣

陸士龍文集卷第十

二俊文集以慶元六年二月既望書成縣學職事
校正刊者三負題名予后

縣學司計進士朱奎監刊

縣學直學進士孫垓校正

縣學學長鄒貢進士范公衮校正



嘉慶己卯八月
張氏之小娘福地

...

...

...

...

...

...

...

